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十六　　張洽集傳

成公

肱宣公夫人穆姜之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王正月公即位

葬我君宣公

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溫也○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

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獻羔而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氷皆與焉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矣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至於雨雹氷雹則必書而不削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此制治于未亂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而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

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曾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廣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曾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劉氏意林曾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

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旣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旣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時事君者皆不知反本爲務而以取救目前爲急下至戰国肯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爲迂闊不切之論如世之治病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尫矣戰国以後并吞戰争日不暇給則一切重斂苛賦之法並用而其国家亦從而亡此療病而不先實其元氣之罪也故有若之對哀公乃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罪

人之所甚惡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其稱及曾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不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故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

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氏傳春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曷爲不言貿戎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

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
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
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
夷延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
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
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程氏傳見桓五年
胡氏傳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
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
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

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爾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注新築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于新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衛良夫爲志乎此戰

也云爾胡氏傳齊雖侵晉而以衛主之者惡衛之數拆兵責良夫之不還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羊穀梁作手

左氏傳孫桓子還自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怒齊人笑已故魯衛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

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
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
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
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呂氏曰魯師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也且言軍衆過制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曾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土皆公室之土一民皆公室之兵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

各將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
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與謀議耳成公初立
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
忿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
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
爲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
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爲
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

左氏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

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田

穀梁傳鞌去国五百里爰婁去国五十里○公羊傳齐侯使国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国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齐也蕭同姪子者齐君之母也齐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齐国尽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何休注逮及也追及国佐于袁婁也傳道此因録国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大夫汲汲與盟

○常山劉氏解見僖四年

胡氏傳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齐桓公仗義致討而楚人帖服其書来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来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礼與之盟也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齐未若楚之暴而諸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国佐

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欲盡東其畝而貸蕭同叔子以致因子背城借一之言然後使魯衛爲之請則汲汲欲其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意林𨚗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謂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爲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𨚗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絀之爲其先力而後礼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

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
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
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乎然則宜奈何
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
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
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
而孟氏語愼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
於復其故田而書取其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則没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

夫會也○石氏曰方是之時晉雖不競然其威力聲援猶足以抗楚公既懼楚而同其大夫爲蜀之會遂率諸侯之大夫而同盟自是之後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之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棄晉從楚者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

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自是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列於聘會與齊晉齒○杜氏注齊在鄭下非卿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鄭不書皆貶惡也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程氏傳楚爲強盛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劉氏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與齊專乎楚爲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

蔡侯居左許男居右諸侯之大夫皆受盟焉耳○胡氏
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
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之徒皆國
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
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
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
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
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

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人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晉偏軍為鄭所敗

○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然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屬夷狄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末葬易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鄭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

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呂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其廟曰新宮且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簡於親甚矣𦵏公用楹刻桷何以不言新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公死甫除喪未忍遽言謚也故曰新宮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 杜氏注四阿四注椁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

也

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

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

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胡氏

傳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

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七月而後克葬故知華

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

人之情而爲之者也宋文公在殯而難次出境從金華

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其君親非有所不忍於

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

無以制其後必至秦漢之間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求戒哉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襄陵許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齊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伯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書卿帥師霸紀微也

公至自晉

胡氏傳宣公篡立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胡氏傳復

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穀梁作牆 公羊作將

左氏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廧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雖序先後例如是。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

盟也○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

幾希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鄭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苦詞畧而從苦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宋共公即位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公羊作運後同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

以吉禮從戎何氏注並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郯

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内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首作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

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沉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
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内若成湯以六事撿身高宗
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
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
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
閒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
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
崩周室日衰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
池王霸道衰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脉不虛設也君人者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止不然必及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乎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子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將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焉）（明年侵宋傳）○杜氏注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程氏傳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蟲牢之盟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其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劉氏意林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

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會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取鄟

穀梁傳鄟國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李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舒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

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

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
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
倫聽命於人而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構
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號稱
王聖人儕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著於君
臣之義也鄭與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

本也與齊爲是師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鄉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鄉帥師者矣至是書楚鄉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襄陵許氏曰叔僑如與齊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

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救作侵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

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旣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干舞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降崇者文王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襄陵許氏曰楚伐鄭晉救而悼公不葬則

晉救雖至鄭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𦆘書師師

以楚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

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非人之所能也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

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

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

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大也

吳伐郯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按吳郡今爲平江府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左氏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胡氏傳稱國以伐夷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

族蠻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
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
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
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
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
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至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濵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内哉此亦據後世幷兼封畧言之爾○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

則攘夷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

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

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

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乎馬陵而

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吴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吕以爲賞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又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

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
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
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
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
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
也故二年用師于齊取之今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

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也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陸氏曰淳聞之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正其惡可知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襄陵許氏曰録伯姬始於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胡氏傳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

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
哉經悉書之為後戒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嬰之兄）嬰
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
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
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

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胡氏傳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為人臣也內不王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羊穀梁作錫命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通旨寧問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趙子非之曰立議其賞無功爾安得云無錫命乎答曰穀梁子言無來錫命不言無錫命也來錫命如唐德宗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乃召伯者縣内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非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夫有加則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彰有德於身者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簡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來歸自杞故書○陸氏纂例凡内女爲諸侯之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故也穀梁云外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故卒之此說是也凡内女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曾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我歸杞故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也○高郵孫氏曰特書蓋明杞伯來逆其喪將有末者先録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胡氏傳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言獲已也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襄陵許氏曰吳伐郯晉弗救至郯成而伐之則郯有詞矣聘而

召師覇糺衆矣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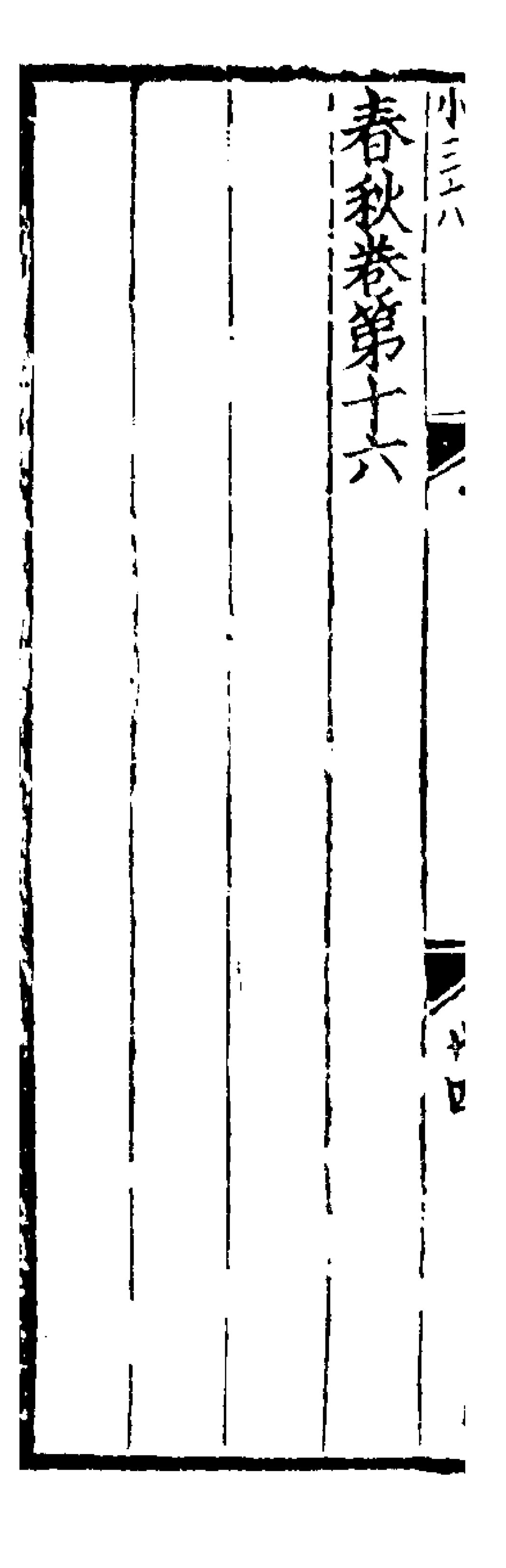
以爲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娣姪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因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自當聞

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九女今衛晉及齊來媵以其非禮故書○胡氏傳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爲後戒也經有因襃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襃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



春秋卷第十六